

# 对话武汉第一位出院的重症患者：这是我的第二次新生

原创 新京报记者 新京报

## 新京报 | 热点 |

等武汉解除封城，我马上回黄冈，现在就想和妻子好好说说话。”胡安平说。

**全文2675字，阅读约需5分钟**

胡安平(化名)将出院后的日子称为“第二段人生”。

今年53岁的胡安平是湖北黄冈人，在黄冈菜市场内经营家禽生意。去年12月底，他被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重症患者，住进了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的重症监护室。1月28日，他正式出院。此前的报道称，他是武汉疫情中第一位出院的重症患者。

如今，胡安平还在武汉一家宾馆里自行隔离。他不出门，每天呆在宾馆里刷新闻，最关心疫情的进展。儿子给他买了面包、饼干、方便面，妻子一个人留守在黄冈的家中，每天和胡安平通三个电话，互相报平安。“等武汉解除封城，我马上回黄冈，现在就想和妻子好好说说话。”胡安平说。

---

### 进重症监护室之前，两天两夜没敢睡觉

**新京报：**什么时候出现症状的？

**胡安平：**2019年12月底，我出现了感冒的症状，全身发冷，在家要盖三床被子。因为平时我的身体素质不错，只是有点高血压。当时我还在忙家里的事，没有马上去医院。拖了几天越来越不舒服，我才去黄冈中心医院。当时照了CT，已经是肺炎了，右肺出现了阴影，当天就住院了。

在医院打了两天针，第三天再去拍片子，左肺也感染了。主治医生把我妻子叫过去，说我的情况有点严重，准备下“病重通知书”了，让家属签字。我妻子当时很紧张，因为几年前我家有个亲戚就是因为连续高烧不退，导致肾衰竭。所以我们商量转到武汉治病，1月5日下午四点多，中心医院联系救护车，把我拉到武汉中南医院。

**新京报：**在武汉医院检查的情况怎么样？

**胡安平：**我到武汉的时候，武汉的几所大医院已经都住满了患者。中南医院里也有很多病患了。其实在我到武汉之前，知道华南海鲜市场已经封了，有人感染了，我在黄冈经营家禽生意。虽然没亲自去过华南海鲜市场，但市场里的海鲜大多是从华南进货。也不知道我是怎么被传染的。当时并不知道这个病是什么，只知道会影响肺部。转到武汉之后，也是按照肺炎诊断治疗的。后来医生才告诉我，我得的就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我是最早一批发病的人，当时还不知道该如何治疗，也不知道该用什么药。

1月6日，医生开始为我检查，抽血、拍了CT，那时候我的两个肺已经都发白了，医生说还好我来得及时，再拖两天就拖成“死肺”了。

十几个医生诊断，看过片子，说我的肺部已经形成了“白肺”，左右肺上都有阴影，很严重。我当时呼吸困难，高烧到39摄氏度。1月7日，我就住进了重症监护室。

进重症监护室之前，我几乎两天两夜没有睡觉。不敢睡，怕睡过去就醒不过来了。办完手续进病房的时候，我的头脑还是清醒的。家人都在身边鼓励我，说不管花多少钱都会给我治病，一定会等着我。

**新京报：**在重症监护室是怎么治疗的？

**胡安平：**家人从医院外面托人给我买了进口药，一组有5瓶，每瓶700元，每天都要用一组，一天就3500元。之后又打了三组另一种进口药，又花了不到两万。消炎针水从早吊到晚，几乎没有断过。

我在重症监护室住了三天才有点知觉，还是觉得冷。护士来看我，我戴着呼吸机没法说话，只能用手指示意，让她给我多加了床被子。

家人们每天都来看我，买了面和饺子。但他们不能进病房，吃的用的都是护士传进来。医生嘱咐我必须强行吃东西，得了这种病最明显的感觉是口苦、四肢无力。那天吃饭，我连一个饺子都拿不起来，只能让护士喂饭。当时我还担心，会不会从此就要残废了。

---

## “医生说我是第二次新生”

**新京报：**治疗效果怎么样？

**胡安平：**比较幸运的是治疗方案对我很管用。我恢复得挺好，第四天的时候，医生把呼吸机撤了，让我自己呼吸，但还是要每天吸氧一到两个小时。再去拍CT，我的肺部功能已经恢复了大半。主治医生和护士都给我竖大拇指，都说我的身体好，夸我意志坚强。我怎么能不坚强，我还有妻子孩子要照顾。

**新京报：**后来呢？

**胡安平：**第五、六天，我开始能说一点话了，也能吃饭了，但还是没劲儿，动不了。插了导尿管，大小便都在床上，要去哪都得坐着轮椅。

我每天躺在床上努力练习，双手攥拳再伸开，双脚也多动动。练了两、三天，我可以拿手吃点东西了，医生就叫我练着写字，我就强行写字，脚也能动一点了。医生看我恢复得还可以，又叫我照CT，拍完片子，他说我的肺功能差不多恢复了，体温也正常了。1月17日，医生说我可以转到普通病房了。

**新京报：**在普通病房还要进行哪些治疗？

**胡安平：**虽然转到普通病房了，但那时候我还是干咳，全身无力，手脚使不上劲儿，还是坐着轮椅转的病房。我在普通病房隔离，每天还要打吊针。每天体检，进行口腔生物标准检测，量血压、血脂、心跳，检测大小便之类的。每天两次量体温，早上一次、下午一次，隔一天抽一次血。

**新京报：**身体情况呢？

**胡安平：**还是无力，我每天一个人在病房扶着椅子、窗框练习站着，没有东西扶着就站不住。练了几天，不扶着东西开始能慢慢走了。第三次拍CT时，医生说我的肺部功能已经完全恢复了，体温也正常了，就算是康复了吧。当时医生都说我这是第二次新生。

康复之后还有一个隔离期，我在中南医院又住了一周，但是医院里的病患越来越多，床位太紧张了。所以正月初四，我就出院了。

武汉有我的亲戚朋友，但我知道我得的这个病有传染性的，不敢去别人家，在宾馆自行隔离，到现在有15天了。儿子在旁边屋里住着陪我，每天买了面包，饼干、泡面，我不敢出门，怕影响别人。

---

## “痊愈之后，我和亲友之间还要几个月磨合期”

**新京报：**现在每天干点什么？

**胡安平：**每天待在宾馆里，刷刷手机、看看新闻，有时候也刷抖音、看视频娱乐一下。我最关心疫情的情况，每天醒来第一件事就是看看有没有新增的确诊人数，有没有新药等。我妻子每天给我打三个电话，早中晚各一次，我们互相报个平安。

**新京报：**之后有什么打算？

**胡安平：**等武汉解除封城，隔离期结束，我就要回黄冈了。亲戚朋友知道我得了这个病，肯定还是会有所顾忌，顾客可能也不敢光顾我的摊位了，我都能理解。我也和他们说了，尽管我现在已经痊愈了，但这两个月不要来找我，等到病毒被完全消除后再见面，我不想害他们。我们之间还需要几个月的磨合期。

**新京报：**回家之后最想做什么？

**胡安平：**最想和妻子好好说说话，好长时间没见面很想她。还想联系亲戚朋友。我来武汉的时候，手机放在家里没有带出来，现在的手机还是儿子最近给买的。我病了，很多亲戚朋友肯定担心我，我回去要给他们一一打电话，把情况告诉他们。

**新京报：**对还在治病的病患有什么建议吗？

**胡安平：**除了配合医生检查，一定要保持好的心态。我刚出院时，喉咙不舒服，说话也费劲。但我在宾馆隔离期间每天练习说话，有时候还唱歌，现在已经好得差不多了。

新京报记者 王翀鹏程 编辑 胡杰 校对 李立军

点击下图进入“全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实时地图”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追踪**

值班编辑 吾彦祖



更多精彩内容

请点击下载新京报APP

点击下载 ↓



蒋超良的21天



湖北新任省委书记应勇



鄂M卡车的归乡之路



和我们一起，关注时代议题



本文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使用

欢迎朋友圈分享

## 新京报微信矩阵



新京报



政事儿



北京知道



外事儿



剥洋葱people



重案组37号



我们视频



动新闻



新京报评论



沸腾



书评周刊



公司进化论





理财帮



V房产



传媒研究



新京报Fun娱乐



文艺sao客



新高尔夫



冰雪苑



拍者



每日旅游新闻



学习公社



趣健康



绿松鼠



家居



京蜜



摩登



阅车



政事儿NEWS



独角鲸科技



绘聊



新京报乡村

文章已于修改